



史通評釋卷第八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內篇

模擬

人物

書事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楊

關朗字子明
北魏人文中
子有關朗篇

金行晉也

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關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日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

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既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七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志亡言上下安堵不欠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然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志亡豈江外被與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以十一月
為正月以
冬為春

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

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

考諸書
紀年始

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
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
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
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
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
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
而自荅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
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于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
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
立政曰師占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

人一作繞
有姓上脫
一士字

治一作備
韓子韓非
子也五蠹
蠹政之事
有五也

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蔡周書於
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
干作儀同面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
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
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
其實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
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
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
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

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速肖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

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江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子臧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

左傳上言
羊斟下曰
叔將未云
子臧似誤
公孫僑字
子產桓玄
字敬道溫
之孽子也
殷景仁陳
郡長平人
宋元嘉九
年拜尚書
僕射鐵景

仁小字也

事又類聚

張亮武定

初拜大中

大夫薛淑

常夢亮於

山土樹絲

以告亮曰

古之字山

上絲幽字

也君其守

幽州乎數

日果然

晉敗於泌
詳左傳宣
十二年

高季式字
子通昂弟
高歡健將
也冀州刺
史

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
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
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著
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
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
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
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
縫混說無取瞻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
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
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

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
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
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
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
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
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
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
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

史通

卷八

五

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
悅夫似史而憎夫直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
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
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
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
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
鑒之哉

評曰模擬一篇考究精詳議論確當蒼梧之讓守株之
說諸君不得辭矣嘗聞之雕龍曰楚之騷文矩式周人
漢之賦頌影寫楚詞此模擬者也雕龍曰寂然凝慮思

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邈萬里此模意者也模辭者優孟
學叔敖言動教也衣冠教也而實非教也模意者慈石
引針琥珀拾芥鉄石異類珀芥異形而氣相通也故模
辭者似模意者真

春秋質疑胡氏曰周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
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時冠周月者此所謂行夏之時而
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曰非也藉令建子建丑而遂以子
丑之月爲春則胡氏之說非也若但以子丑之月爲歲
首而仍以寅爲春則胡氏之說亦非也何言乎以子丑
之月爲春而胡氏之說非也史伯璿曰行夏之時時者

春秋質疑
全椒楊于
庭著

兼春夏秋冬而言之者也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爲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爲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異于夏則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余按果如此說則是周人建子卽以子爲春而所謂春王正月者乃孔子從周而不變而杜預所謂所用之歷卽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爲春則胡氏之說非也何言乎以寅爲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沉曰商建丑故以十二月爲正三代雖正朔不同然至于紀月之數

皆以寅爲首非獨蔡沉有是論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愚按果如此言是周人雖以子爲歲首而至于春夏秋冬則未嘗不以寅爲序初非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也至仲尼作春秋乃冠夏時于周月之上而以冬爲春是本欲行夏之時而反紊亂天地四時之序大不若建子建丑而仍以寅爲春者之爲妥矣故曰以寅爲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然余嘗考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註曰冬至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雷震電桓十有四年
春正月成元年二月無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爲災而特書之則信乎以十一
月爲正月矣總之以冬爲春者乃魯史從周而聖人因
之而不變正所謂今用之吾從周者也至于告顏子以
行夏之時則又斟酌百王所謂立有志焉而未之逮者
與此正不相妨也以爲冠夏時于周月之上則鑿矣按
此楊職方于庭論與史通月則周王之月同故詳書之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李陵善
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

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
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
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伊婁穆代人弱冠爲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
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
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

左傳成七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
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
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成九晉
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

汜鄭地在
襄城縣之南
蟲牢盟在
五平

冷人徐官也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東海徐湛之字孝源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竝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湛死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共言論

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比戶未及開見害

濟陽江湛字徽淵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劔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據憲受害意

色不撓

評曰史通舊本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按宋書劭止排江湛未排徐湛今正之

斟之人也反
羊斟即叔
詳後奔魯

左宣二羊斟為宋華元御將戰元殺羊食士而不及斟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困學紀聞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遠章能率

且比楚大

夫瑕隨地

少師隨大

夫董正也

鬪伯比命

尹子文之

父季梁隨

賢臣

左桓六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遠于委反率音律

宋書張暢字少微禕之子也孝武鎮彭城暢為長史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

孰音晃

叔輒叔弓之子伯張

慕容雋字宣英孰第二子也永和五年僭燕王位以弟恪為輔國將軍永和八年僭帝位恪字玄恭孰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憂方大耳

左昭二十一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

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法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

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

瘡音委瘡
瘡也

瘡即瘡

瘡夫雖自卜者察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擿窮其有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恠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漿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逐璧於秦皇地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

邪盧管切
繫甲之切
流涎出貌

槃瓠注四
卷

螿音教
蟬
大足如
者痴音
加
者痴音
加

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
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
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
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
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
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
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噉鄙異聞雖為有識所
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文多同至如王思狂躁
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酒左持螿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
加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

麇音君

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
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夫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推而
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
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
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
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
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社比
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繆說
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
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使來聘某君來朝者

漢書注呼韓
郎即月頓八
代孫虛問權
侯子也名稽
侯冊肅慎國
記云肅慎在
夫餘國東北
其弓四矢弩
射四百步今
之誅鞞國

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
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
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
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
子覲其父仰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
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
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
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
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
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

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
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
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
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
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
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迓流宕不
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
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
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郊子

郊子注三
卷

史通

卷八

四

黃熊當作
黃能能似
熊

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
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伍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
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
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
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
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
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損此乃
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評曰班氏譏遷論大道六句始自叔皮具載彪傳非固
語也但彪句字稍異耳班從後彈馬有之未聞馬從前

班而云各自彈射殊所未解

北地傳玄字休奕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晉武帝受禪加
駙馬都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
區例名為傳子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
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
與去之與止之何吉卜請其糝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
而策告之龍亡而糝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

卓昭曰糝
龍所吐沫
沫龍之精
氣也

韋昭曰山
桑曰檠孤
弓也其木
名服矢房
也

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
蔡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蔡化爲玄龜
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旣亂而遭之旣笄而孕無夫
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孤其服實亡
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
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
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襄襄人有罪請入童
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襄是爲襄姒
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
及太子以襄姒爲后伯服爲太子

厲鬼也趙氏
之先祖也八
年晉侯殺趙
同趙枯故怒
搏音博踊音
勇桑田晉邑

左成十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人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
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伯陽三年國人有夢乘君子立于禘宮謀欲亡曹曹叔
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
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
陽卽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
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
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
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宋景公伐之晉

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祀

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

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

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

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

年行渡江所沈璧

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

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

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

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

去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

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

新蔡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

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

了一生矣

瀉池君水神也江神以璧遺瀉池之神告始皇多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

地橋也東楚謂之地音怡

鮫蒲角切海魚似蛤偏著石厓者

著音灼瘤音流肉起病流聚而生腫也

宋書劉邕穆之子也襲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昺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沛郡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儔劣齡石使舅臥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為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

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漢書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干陳倉非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蘇林云寶如石似肝○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玃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雉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雌上陳倉非阪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言

媚之曰媚也累切以杖擊也

大野在高平
鉏野縣東北
夫澤是也車
子繼者鉏商
名鉏仕居反

成子子產之
謚

左哀十四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
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
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
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
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
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
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

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告者鯨
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
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
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下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殺音古羊壯
曰殺

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良曰
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

殺大夫之德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舜舉八元八凱去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勅史有尚書知遠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閣天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竝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竝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

吳蠶蓋恪切
音禮
曹沫注二
卷

齧音岳齧
音截
楊僕注九
卷
史岑前漢
史官

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
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
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竝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
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
齊居首何齧齧之甚乎旣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
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
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
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
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
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焉

宗通二字
疑宋書張
暢傳暢父
禕從王至
洛還京都
武帝封藥
酒一罌付
禕令密加
鳩毒禕受
命于道自
飲而卒宗
通二字疑
于道二字

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
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
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
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
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剛略宋史時稱簡要
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詩道不移飲鳩而絕雖
古之鉏麇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
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
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
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

四凶注十
三卷
江充石顯
注七卷

魏史王愷
作憲

甚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于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愷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

竿音于笙
大者曰竿

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登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竿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評曰尚書春秋古文簡淨旣經夫子刪脩又經秦始皇焚燔今所傳者或非全書非故遺也漢書國志晉史所遺人物皆非巨公可以無責惟子長不爲臯伊立傳而始伯夷幾原不爲張禕立傳而遺鮑照謹毛失儀子玄責之當矣

史記中滴音決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

處父蜚廉
別號

有力

晏子春秋曰
手裂虎兕

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

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

皇甫謐云
作石擲於

北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命處父

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索隱曰
言處父

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
所不信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

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

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

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

治由余笑曰戎夷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

也於是繆公懼用內史廖計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

余降秦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奚為秦繆

公夫人媵奚亡秦走宛

地志南
陽有宛縣

楚鄙人執之繆公聞

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

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

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號曰五羖大夫

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

吳既救越越王勾踐反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

媵音及送也
伊尹為有莘
媵臣不專指
為從嫁之女

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
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誓行成爲質於
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用以報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
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
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
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魯君卒左右請閉門相曰

茹音如食
菜曰茹

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
何閉於門哉

新序甯戚飯牛于車下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
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當舜禪短布單衣纒至胛從
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聞之命後車載
之賜之衣冠授以卿位○說苑齊桓公田野不脩人民
不安則甯戚侍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
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

苴子余切

兵禔燕晉之師

軹音紙

薄昭薄太后弟也高帝七年爲郎從軍十七年以中大
夫迎文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文帝元年封軹
侯十年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
自引分引分謂引刀自殺也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顏駟龐眉皓髮爲郎漢武輦過郎署問何其老也駟曰
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
是以三葉不遇上拜爲都尉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
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于九卿

延康漢獻
帝改元

龕音堪

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範出赴爽
宣王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
爽必不能用也爽旣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
文士傳何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
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後將軍
勗車騎將軍暉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
阜司空文穆公充暉之孫也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
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年少時人比王苟

子荀子王脩小字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

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

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

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以支從容曰君

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簡文云

玄度五言詩妙絕時人劉惔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詢

與孫綽齊名並為一時文宗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

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

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

列女後傳
琰字昭姬

興平漢獻
帝改元

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

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

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

罌付禕密令鳩帝禕既受命歎曰鳩君求生何面目視

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于暢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

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鉏之彌即
鉏麇

矐音倘日
無睛眇音
面斜視貌

延熹漢桓
帝改元
方言曰藏
弓謂之鞬
左傳云右
屬鞬鞬

睚音隘裂
也眦音寨

南史鮑照字明遠唐宋人多作鮑昭避武曌諱照
字宋祁以鮑昭為誤書非也

梁冀字伯車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矐眇口吟舌言裁能
書計少為貴戚逸游自恣順帝拜為大將軍帝崩冲帝
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
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
即日崩復立桓帝益封冀萬三千戶延熹五年伏誅
臨洮董卓字仲穎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
胡所畏靈帝拜卓為并州牧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
尉袁紹謀誅閣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

脅太后卓得乃即時就道至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舉
而自代之廢帝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遷太
尉虐刑濫罰眦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E允與呂
布及僕射士孫瑞誅卓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
於道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
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評曰宋虞丘進始隨謝玄破苻堅隨宋武破孫恩繼隨
劉藩斬徐道覆又破司馬休之其功足傳也魏王憲為
王猛孫出守上谷清身率下繼刺并州境內清肅其清
足傳也惟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欵俱裨將功可以無

傳然張晏謂褚先生補作非遷本意許慈與胡潛更相
謗譏尤不足傳然孫盛謂蜀少人士故見載述則亦可
以無責矣

傳寬以舍人起封陽陵景侯靳歙以中涓起封信武肅
侯皆高祖開國功許慈字仁薦南陽人蜀大長秋虞丘
進字豫之東海郟人宋望蔡縣子王憲字顯則北海劇
人魏北海公

第八卷終

史通評釋卷第九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內篇

覈才

序傳

煩省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

邕傳邕徙
朔方居五
原安陽縣
上書方翔
二字疑誤

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
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
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
知按伯喈於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
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倚撫但當鋤而去之
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
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
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
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
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

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
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述邈不遇其銳情
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
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
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
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
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
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
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誦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
之序溫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

張衡字平
子
此謂班固
沈約

沮誦注十
一卷
靈均注本
卷序傳

此與忤時
篇同意子
玄自謂也

傳玄晉人
不宜與陳

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
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垂濫踳駁一至於斯
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
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
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
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
俗共為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
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
黨遂乃哺糟歎醜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
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觀孟

宗尹敏同
時疑是傳
毅毅曾為
蘭臺令史
與班固共
典校書

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樵馬嚴撰中興紀
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
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于時
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
則自古所歎豈獨今哉

評曰孝標書淫孝穆巧密光伯淺俗原非史才似矣伯
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若使續成後史當不在蔚宗下
其所作靈紀十志及補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
不存而子玄乃以不練達彼之豈以廣天文志為附贅
耶則人形志又贅之贅者子玄不自知也

陳留蔡邕字伯喈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董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

平原劉峻字孝標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免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

馮衍字敬通

太河梁武帝改元紹泰梁景元方智政元

以寄其懷嘗為自序比馮敬通卒門人謚曰玄靖先生東海徐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復通使于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陳武帝以為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河間劉炫字光伯隋初與王劭同脩國史除殿內將軍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凍餒而死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述議共一百一

建初漢章
帝改元

十五卷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為公車令

馬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通春秋左氏顯宗時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拜侍御史中丞

南陽尹敏字幼季官諫議大夫

南陽劉珍字秋孫官衛尉著誥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

南陽朱穆字公叔拜尚書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涿人盧植字子幹官尚書有集二卷

楊彪字文先震子漢司徒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問之故事倣文園之迹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

三問屈原
文園相如

相如無行
王充不孝
起之九原
亡以置對

字修閔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
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
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
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
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
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
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及記其客遊臨
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謹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
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
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

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
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
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銜士女之醜行
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
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異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
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
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

史通
卷九
六

淳維注四

卷

李陵注十

七卷

楊和伯僑
既祖熊繹

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
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
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
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竝
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
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
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楊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
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
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
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評曰自序亦難矣不敘祖宗天下無無本之家遠徵氏
族安知無妄承之誚直序家事相如王充貽笑誇尚爲
宗丕玄梅洪蒙譏予意一準屈揚序受氏之始隱祖父
之惡不揚已才不形人短如斯而已若謂史有限年自
敘依史則失之拘祖無二本先後異序則失之淆予無
取焉

歸雲集屈九勿區勿二切姓源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
屈所謂莫敖屈瑕是也後因氏屈原其胤也屈原字平
楚詞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蓋以正則釋原義
靈均釋平義敷演辭章爾都穆聽雨紀談云正則靈均

二國魏志
注晏安作
曰安曹挾
作曹快誤

宋忠曰曹
在濟陽定
陶縣

蓋原之小名小字也

姓隗陸終娶鬼方氏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錢曰求
言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於曹為曹氏而邾婁騶繹倪
莒小邾根牟皆曹姓也武王封曹於邾是為邾婁今
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
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
鐸於曹

姓隗昌意季子恂遷於北土後統党項為拓跋氏拓跋
通考作托跋是黃帝之苗胤北俗謂土為托后為跋以

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為李陵之後魏書則
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非然党項之種自有拓跋
氏是為鮮卑與此不同而唐表即以恂之後為鮮卑君
故通典以為東胡之別是殆以拓跋為帝嚳厭越之後
矣亦非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患者久
矣及于令昇寶字令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
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
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輔字著班馬優

史通 卷九
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

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各占一篇是

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

倍此下遺亦又二字

公書國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國數加倍此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

於朝廷輜軒之使日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

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

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

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譜宗譜各成私

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

周
一本作
尤

介葛注七
卷詁華注
六卷

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
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
偏安蜀中巴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
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
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
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
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
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
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
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

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
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
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
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
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
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
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
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旣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
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
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

有窮少康
與新莽光
武儀錯與
艾會事正
相類

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

踈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蕭衍字

顯著齊書蕭所孫盛字安國晉人習鑿齒字彥威亦之所編

語煩於班馬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

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

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評曰史煩省之際難言矣前史簡非略也世代既遠文

獻亡微而復遭秦之阮燔卓之帷蓋奈何不略近史詳

非煩也耳目易逮諮訪易復而又無阮燔帷蓋之灾奈

何不煩至於煩簡適宜肥瘠兼勻則又存乎史臣焉春

秋在左則詳在公穀則略史記在子長則簡褚生補之

則贅西漢書遇班則美東漢書不得班則厖是豈可易

言哉

左昭四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

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猥

音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宣伯穆子之兄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

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

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謂子也對

國氏齊正卿
妻姓上僂肩
偃僂力主反
猥象豬

其教也其
器及高車
上兵闌也
古發及旆
大旗也按
旆投衡上
使不帆風
水經注河
水出弘農

縣西石隄
山北逕柏
谷亭不即
帝微行處

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乎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
問之名號之曰牛曰唯皆見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曰
豎牛卒為亂

宣十有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鄭晉師敗績傳楚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
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
不能進楚人其之脫局少進馬還又其之按旆投衡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通鑑漢武帝微行嘗夜至栢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
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

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
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
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
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高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

計秘世莫得聞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
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
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魏音毗豹
屬貅音休
軀音誅軀
貌似狸

濮音卜鄆
陵鄭地漢
屬潁川郡
鄆謁晚反

宜陽楊僕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
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
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後復與左將軍荀
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

評曰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
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
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延浚
史蚩尤黃帝未嘗戰於阪泉阪泉當作涿鹿春秋僖二
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成十六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擬

晉黃帝擬楚蚩尤亦殊不類若夫差勾踐吳越世讎相
玄篡晉劉裕復晉方之吳越又更不類

評曰考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
伐蜀儀曰不如伐韓是伐蜀之謀專屬之錯矣考華陽
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
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考一統志成都有太
城張儀所築則華陽國志爲是子玄儀錯開蜀之說出
於常璩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魏太尉鍾會字士季潁川人魏司
徒魏遣艾會伐蜀克之會議艾被徵會反爲亂軍所殺

艾亦被誅

吳本苟啗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與前文微異



